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

唐李漢編昌黎先生集得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不以年次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於昌黎雖有編年而詩或從略嗣是注韓詩者輩出而呂大防程俱洪興祖方崧卿各誤年譜樊汝霖又作年譜注國朝顧氏嗣立參考新舊兩書取諸家之譜增訂訛畧閱者便之然以詩繫年與諸家不無小異舛訛亦時有而轉注故實尤多所未備夫知人論世當細覈其迴翔中外仕路升沉與夫藩鎮宦豎朋黨紛乘之故乃可句櫛字梳年經月緯而無忒朱子於韓集用功最深考異一書學者尚有疑竇後世可率臆而爲之說歟吾友方扶南先生誤昌黎編年詩注博極羣書詳考事實大抵

援新舊兩書以正諸家之誤援行狀墓誌以正兩史之誤俾讀者顯顯然如與籍湜輩親登其堂斯真昌黎之功臣也已

扶南老矣將售是書以為買山計余既歸其貲且付剞劂扶

南學問浩博然未免有貪多之病其注之重複者

如湯湯字首卷古風

既注堯典二卷龍宮灘詩復注之類

習見者

如潘璘以論語注不能以孟子注之類

以詩注復以

賦注者

如絲竹字既以蘇武詩注復以任昉賦注之類

不須注者

如浩浩悠悠開卷低頭之類

盡

刪之訛舛者

如魏都賦蕭蕭階闕作蕭蕭階闕後漢書輶軒紫轂作輶軒紫轂之類

更正之不

知扶南以為何如也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六月德州盧見曾

序

序

唐詩之有可箋注者莫如杜韓二家杜有千家注韓有五百家注皆宋人所夏集廣收博采用力勤矣然其說多有不當辭而闕之者已歷有之杜千家注姓不論韓五百家注自朱子考異出而遂廢考異之後又有不著姓名者宗朱子而廣之明叅東吳徐氏刊以行世世所稱東雅堂本其書甚當顧辨注者多而箋事者少凡朱子指為有為而作未及細箋者亦遂無所發明嗟乎朱子之意安知其不望後人耶觀於尚書不自注而屬西山可類推也明人蔣處士之翹近時顧庶常嗣立繼有增注其於箋亦皆未詳注而不箋則非子夏三

百篇小序之旨又不得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論世之義夫以
意逆志須精思知人論世必詳考善哉司馬遷之言曰好學
深思心知其意此精思之謂也班固之言曰篤學好古實事
求是此詳考之謂也深思始可箋注求是則必編年不得其
時而漫爲箋注知其意求其是也難韓詩本有年月可尋編
者壻李漢又公門人必得公文第本意其中間有小舛亦或
公隨手所錄如杜過張隱居二首一七律一五律語氣分明
兩時杜彙之而宗武仍之李漢編韓亦或此例耶然有詩在
後而編在前讀之易知者如元和聖德詩事在元和二年而
今以壓卷此非舛誤蓋題目重大非前不可時事又著明詩

中無庸箋而年可考今非韓之時變而移置元和二年以順
編年之例易易耳其有年未明編遂誤箋說者如南山有高
樹行贈李宗閔乃憫其謫出遠州以規諷擠之者事在穆宗
長慶之初時宗閔有令名無敗行韓公素與交好又嘗同為
裴度幕官故有此詩詩之結語不平可見今箋者以為刺之
蓋因六宗三年宗閔為相黨局始興七年復相穢跡大著君
子不黨詩必刺之而不考韓公歿於長慶四年其時相去甚
遠且隔敬宗一朝何由而預知其非早為譏刺之詩乎此大
謬也又有年已明編猶誤箋注者如效玉川子月蝕詩盧開
手便書元和庚寅韓詩亦書新天子即位五年是為王承宗

不庭之時時從裴度言用兵詔四面行營討之諸將畏怯逗
遛不前以故詩中以東西南北星文比而刺之箋者不審明
書之五年爲承宗時乃以元和十二年暴崩於中官之手當
之又大謬也大者如此細者必多年不重編詩終多晦今一
一考詩史証諸集參諸旁見側出之書以詳其時以箋其事
以辨諸家之說敢自謂知其意得其是乎聊出而就正於世
之好學深思篤志好古以上通孟子之說詩者或有取於一
知半解而論去其大謬斯余之厚望也夫桐城方世舉謹序

凡例

一李漢原編十卷今合諸本以及外集拾遺編十二卷

一目錄彙次從來在前簡帙徒多無關尋檢杜白之集可見
今既編年以每年之目領每年之詩分別每卷乃易檢閱
一注爲前人已有的者悉依考異及東雅本仍著某云其東雅
堂不著名者於云字上空一字如顧本例其爲愚見則書

曰按

一凡注引古只當取最古最前之書然亦有後世承用而小
異者義無戾於古書字有關於本文今輒增之備參考也
一箋凡說一詩之旨者系於題後凡辨一句一字之是非者

系於句下皆有按字

一奇奇怪怪不主故常公自道也舊本收遺詩中有朝齋睡
二首宋人以公不信佛詩中用內典必非此見非也嘲者
為僧有何不可公雖不宗佛教安見不泛閱佛書朱子集
中亦有晨起誦佛經小五古一首古人凡書不遺也二詩
奇崛古奧三唐中無此一手同時孟郊盧仝亦最好奇孟
有其疑鍊而不能舒長盧有其舒長而不能疑鍊周紫芝
指為偽作此寡見多怪之論也今訂為真

一有載在李漢原編而實非公作者凡二排律一和李逢吉
攝事南郊一和杜元穎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逢吉其稱

老子道過禹稷其頌逢吉不啻杜房誣累韓公甚矣今特辨之箋有長言例不多及

一有自來諸本未經訂正之字句而必不可不辨者如答張徹詩結友子讓抗請師我慙丁舊注相因皆以抗爲陸丁爲公孫丁殊不思上下文氣何取乎對壘之羊祜陸抗交綬之尹公公孫丁也師友故事多矣用此了無關涉今訂爲虛字抗乃抗禮之抗丁乃當也言我以子爲友子謙讓不敢抗禮子以我爲師我又慚愧不敢當也此一定之文理也

一舊本韓集前皆未列年譜近日顧本有之以爲增訂洪氏

方氏年譜而不知元豐閒之呂大防崇寧閒之程俱皆有之皆宋人皆可取紛紛收入甚苦繁冗今約而編年則每年之時事出處皆系於每卷目錄之下逐卷瞭然年譜可以不用並新舊二史本傳亦不必列前矣凡讀書者寧不知之

舊唐書本傳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

新唐書鄧州南陽人朱子考異云李白作韓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

公嘗自稱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志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書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書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修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荊州之南陽郡字與赭同在唐屬鄧州者也方崧卿增考年譜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孥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詳此南陽之爲河內修武無可疑而新書鄧州之誤斷可識矣

父仲卿無名位

新書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即去縣人刻石頌德終

秘書

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

新書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

勸之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

新書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

能通六經大曆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

百家學

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閒故相鄭餘慶

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

梁辟爲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賓佐

新書會董晉爲宣武節度

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辟府推官愈發言真率無

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

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官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

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陽山令量移江

陵府掾曹

新書改江陵法曹參軍

元和初召爲國子博士遷都官員外

郎

新書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公神道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

時

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爽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

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肥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

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
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儒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
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
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
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
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
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櫨
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
砂赤箭青芝牛溲馬藟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
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

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轅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繇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其用行雖修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庠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鑿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猪苓也執政覽

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
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者撫其舊事言愈
前左降為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鏐凡
鄙近者鏐遠省父愈為序餞鏐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

是改太子右庶子

新書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

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

云云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

軍節度使請愈為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

新書度宣慰淮西奏愈行

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協力公墓志云公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

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公行狀云公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鄆城公知蔡州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

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聞道以入必擒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又云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爲書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倣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八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

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

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究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

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令諸寺遞迎
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
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
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
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羣解
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
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
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
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物不知君

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觀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憲宗怒甚聞一日出疏以示宰臣

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
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
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
咸致天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于
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
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曰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
潮州刺史即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
廣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踰月過海口下
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
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

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鑲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復武尅不綱孽臣姦隸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

孫如故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十七年四聖傳序以至
陛下躬親聽斷干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
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
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蒙自拘海島戚戚嗟嗟
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閒窮思畢精
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陛
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
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
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
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鐸惡愈狷直恐其復用率先對

曰愈終大狂疎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初愈至潮陽
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丈
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
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
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
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
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
睥然不安谿潭食民畜能鹿麀豕以肥其身以繇其卵與刺
史爭為長刺史雖駑弱安肯為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
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

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咒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袁州之俗男女隸於人者踰約則没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没男女歸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許隸人十五年徵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殺田宏正立王廷湊令

愈往鎮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湊畏

重之改吏部侍郎新書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

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

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為逆與
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爾等明之安祿
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
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
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
聞也衆曰宏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
家矣復何遷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
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
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圖之何也廷湊
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
愈歸奏其語帝大
悅轉吏部侍郎

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叅為御史
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勅仍不臺叅紳愈性皆褊僻移
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為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為兵部
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敘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為兵
部侍郎愈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

墓志云長慶四年十二月丙子
葬明年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
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宏

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
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聞而籍終成科第

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

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

後進館之者十六七

新書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雖晨炊不

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宏獎仁義為事凡嫁內外

及友朋孤女僅十人

新書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恤其嫁嫂鄭喪為服暮以報

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詰之指歸遷雄
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

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

世稱韓文焉

新書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

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闡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性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

亦有齎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譏碑

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

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

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繇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

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增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

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

行狀云有

集四十卷
小集十卷

李漢爲之序子昶亦登進士第

昌黎本傳

工

雅兩堂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一目錄

芍藥歌

出門

北極一首贈李觀

落葉一首送陳羽

岐山下一首

謝自然詩

華山女

馬厭穀

苦寒歌

長安交遊者一首贈孟郊

孟生詩

利劍

重雲一首李觀疾贈之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

答孟郊

古風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

忽忽

汴州亂二首

贈河陽李大夫

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

贈張徐州莫辭酒

齷齪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雉帶箭

嗟哉董生行

鳴雁

駕驥

贈族姪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歸彭城

幽懷

贈鄭兵曹

卷一凡三十五首起少時作迄登第後佐董晉於汴
佐張建封於徐諸詩其貞元八年登第試帖爲明水
賦御溝新柳詩不貳過論集中今惟載論其賦尚見
外集惟御溝新柳詩無所見今不入目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一 桐城方世舉扶南考訂

芍藥歌

一本作王司馬紅芍藥歌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蕊天力與此恩
不屬黃鍾家溫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
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比
並欲將雙頰一睇紅綠窗磨徧青銅鏡一樽春酒甘若飴丈
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不屬黃鍾家

月令仲冬之月律中黃鍾按黃鍾宮音宮者君也句言不屬當謂王司馬本為朝士以不

得於君出為司馬其用之芍藥者埤雅釋草芍藥藥於仲冬華於孟夏習晉書王恭語王忱論陶侃僕狗我所習皆謂深知熟習也

君子

謂王司馬

霜刀

杜甫詩

天女

史記

天官書織女

婢子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

青銅鏡辛延年詩遺我

青銅鏡楚狂小子

建中貞元閒公避地江濱在古為楚地故用接與歌鳳語意以為王司馬歎其德衰

也結意與不屬黃鍾語相應

按王伯大云此詩恐是公少作此說是也又云據公與邢尚書書自稱七歲而讀書十二而能文此篇才情縱逸瓌奇溢目此語亦是又云見夫天之所以與我者非凡木之匹儔可比德於君子而非兒女所能彷彿其自命固已不凡是則誤解按何事低頭學桃李以上皆指王司馬其婢子以下語乃刺歎美逢時者以為王司馬寫憤與自命何與哉一樽以下結賞花耳

出門

易同人卦出門同人又隨卦出門交有功按公年十九始來京師此詩語氣係未第時作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

道方未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我欺

長安

三輔黃圖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欲其子孫長安都於此也注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於此未

夷

北史劉炫傳世故未夷夷平也

北極一首贈李觀

列子湯問篇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按新唐書李觀傳

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又按科名記是年陸贄主司愈與觀同登進士詩正其時上邢君牙書云二十有五而擢第與詩語合又按新唐書歐陽詹傳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同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

北極有羈羽南溟有沉鱗川原浩浩隔影響兩無因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身誰言道里遠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所尚苟同趨賢愚豈異

倫方為金石姿萬世無緇磷無為兒女態憔悴悲賤貧

南溟

莊子逍遙遊南溟者天池也

沈鱗

抱朴子勗學篇沈鱗可動之以聲音

風雲會

班固答賓

戲彼皆躡風雲之會

一身

蘇武詩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疾如神

易繫辭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

行而

西京

輔黃圖漢高祖始都長安實曰西京

書地理志上都初曰京城天寶元年曰西京金

石

阮籍詩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難傷

兒女態

後漢書來歙傳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

泣憔悴

屈原漁父篇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落葉一首送陳羽

陳羽江東人登貞元進士第歷官樂官尉佐漢武帝落葉哀蟬曲落

葉依于重扃以起句落葉二字命題仿三百篇與前北極同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飄終自異邂逅暫相依悄悄深

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霑衣

斷蓬

司馬彪詩秋蓬獨轉

邂逅

詩蔓草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少年別

沈約詩平

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此詩蓋翻其語

按詩云晚唐人律詩如此入古體覺別自有致此誤因舊編云然此即五律孟郊集亦有五律而後人誤同古詩殊不辨音節

岐山下一首

誰謂我有耳不聞鳳皇鳴

邱揭切又去揭切

來岐山下日暮邊鴻

驚丹穴五色羽其名曰鳳皇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和聲

隨祥風

窅一作窈

窅相飄揚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

公旦死千載闕其光吾君亦勤理遲

去聲

爾一來翔

按此篇亦有分二首者非

竭來

說文竭去也曾子歸耕岐山下詩縣率西水許至于

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新唐書地理志鳳鳴高岡齊州以南戴

翔府扶風郡岐山縣有岐山屬關內道丹穴爾雅釋地距

日為丹穴南山經丹穴之山有鳥鳴高岡詩卷阿鳳皇鳴

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鳴高岡矣于彼高岡

和聲

左傳鳳皇于飛和鳴鏘鏘祥風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又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思從祥風翔德與和

游窅窅

說文窅深目也窅深遠也窅深肆極也按窅窅亦

相近可通然與窅字相連宜作窅窅以詩經為正

遲爾

後漢書章帝紀朕思遲來翔魏志管寧傳振翼

直士注遲猶希望也遲來翔遐裔翻然來翔

按宋人程俱編年譜公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

此詩題岐山下正其時也非汎汎作朱子亦訂為至鳳翔

時

謝自然詩

太平廣記謝自然孝廉謝寔女集仙錄謝

室于金泉山貞元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辰時白日昇

天士女數千人咸共瞻仰須臾五色雲遮亘一川天

蟬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

民可入魍魎

音周兩

莫逢旃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

音幽明

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
此禍竟連連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更
長延八生處萬類知識最為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往
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猶可誠余言豈空文人生有常
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饑食在紡績耕耘下以保子孫上以
奉君親苟異于此道皆為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
感傷遂成詩昧者宜書紳

果州南充縣

舊唐書地理志果州隋巴西郡之南充縣武德四年割隆州之南充相如二縣置因果山

為名天寶元年為南充郡乾元元年
童駿廣雅釋詁慈愛捐

年復為果州領南充縣屬劔南道
童駿廣雅釋詁慈愛捐

謝靈運墨法師誄母氏驚其心姊弟申其操
遂相許諾出家求道終古思愛于今此別矣
凝心齊書

使退不疑心出累雲霧生郭璞遊仙詩雲生梁棟閒風出
窗戶裏齊書劉虬傳正畫有白

雲徘徊檐戶之內傾駭史記大宛傳令外國客徧觀各倉
又有香氣馨聲

輕舉屈原遠遊悲時俗之迫八紘淮南子墜形訓九州之
外有八賁八賁之外有

八無由緣曹植與吳質書天八紘南史王訓傳訓作詩云
又虞玩之傳蛻蟬王褒九懷濟江海今蛻蟬神仙傳王

自頃吐代巧偽蛻蟬方平過吳教蔡經屍解經入室以被
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象物左傳鑄鼎象物

惟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象物使民知神姦秦皇漢武
沈約遊道士館詩秦皇御宇宙漢帝連連莊子駢拇篇又

妖武功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連連吳連連如膠漆

纏木石

魯語孔子曰木石之怪曰夔魍魎

狐狸

晉書郭璞傳暨陽人任谷

著羽衣就淫之谷遂有娠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
下出一蛇子便去遂成宦者詰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
谷於宮中璞上疏曰任谷所言妖異無有因由臣愚以為
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惡願採臣言
即特遣空文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盡性命導養得理以
谷出盡性命書君陳因物有遷齊語其棄身阮籍詩輕蕩易
命物遷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棄身恍忽飄飄棄其
身

華山女

此詩事無可
考姑以類附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開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
狎恰排浮萍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
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披義切白咽音紅
頰長眉青遂來昇座演真訣觀音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

暗相報會音轟然振動如雷霆埽除衆寺人跡絕驂騑塞路連

輜楚持切駟音餅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釵脫釧

穿去音穿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熒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

師顏形玉皇領胡威切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

豈知道來繞百市子答切腳不停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

深金井仙梯難拔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佛經魏書釋老志劉歆著七畧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

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漢明帝

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

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得佛經四十二章隋書經籍志佛經者西域天竺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

牟尼撞鐘左傳撞鐘舞女吹螺南史婆利國傳其導從吹螺擊鼓

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

罪福

何承天答宗居士書有道合沙門相為說罪福起滅之驗洛陽伽藍

記人死有罪福李邕晉光寺碑構狎恰

之者罪花雕落信之者福種萌生狎恰白樂天櫻桃詩洽

恰舉頭千萬顆或作恰似非是黃衣道士唐六典凡道士女道士衣服皆以木蘭青碧皂荆黃緇之色

仙靈鮑照詩結友事仙靈程大昌演繁露披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

道遂賜絳易林青牛白長眉賦長眉連娟昇座梁

霞紅披武帝紀高祖升法座為四部眾說大涅槃經真訣隋書經

義北史劉焯傳每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真訣籍志陶

宏景撰登真隱訣以樓觀本記周穆王尚神仙因尹真

證古有神仙之事觀人草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為

道士唐六典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一千一百

三十七所道蔡琰詩夜悠長兮禁門局左思張衡東京賦

一人監魏都賦肅肅階闈重門再局句旁震八副

齋一人如雷霆詩常武如雷如驊騮穆天子傳天子命駕八

句猛隱如雷霆詩常武如雷如驊騮穆天子傳天子命駕八

綠耳輜駟劉熙釋名有邸曰輜無邸曰駟後漢書袁紹傳輜駟柴穀填接街陌神仙傳采女少得道殷王奉事

之於掖庭為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石抽釵脫釧釋寶月詩

乃令采女乘輜駟往問道於彭祖南史扶南國傳簡文帝設無

釵深簡文帝詩開函脫寶釧南史扶南國傳簡文帝設無

礙大會王后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珠寶充積

解環佩列女傳衛姬脫青熒揚雀羽獵賦玉石替峯眩天

門屈原九歌廣六宮禮記昏義古者顏形蔡琰詩頓復

首左傳逆於門乘龍駕鶴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

仙詩連翩青冥屈原九章據豪家梁簡文帝七勵五雲窗

御飛鶴後漢書梁冀傳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圍以金屏傅緯

霧閣雲氣仙靈揚雄甘泉賦乘雲閣而上下帳金屏青鳥西山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

飛瑁琳璞曰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按捫茲新話退之嘗有詩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故作謝自然誰氏子等詩尤為切齒然於華山女

詩乃獨假借末句云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與記夢詩語便不同不知何以得此也此說甚非所謂以
詞害意也朱子曰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遺餘力而於華山
女獨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譏其街姿色假仙靈以惑衆又
譏時君不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其卒章豪家少
年雲窗霧閣翠幔金屏青鳥丁寧等語褻慢甚矣豈真以
神仙處之哉
是爲得之

馬厭穀

劉向新序燕相得罪將出召門下諸大夫曰

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莫對燕相曰嘻亦士
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
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衽褐不完而君
之臺觀悻悻錦繡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
之所重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
難乎

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粃土被文繡兮士無衽褐彼其得志兮
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糠粃

史記陳丞相世家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粃耳徐廣曰覈

音核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

土被文繡

前漢書賈誼傳庶民墻屋被文繡三輔黃圖木衣綿繡土被朱

紫

袒褐

列子力命篇衣則袒褐食則菜糲前漢書賈誼傳貧者袒褐不完師古注袒布長襦也褐編臬衣也

失志

揚雄逐貧賦惆悵失志

按此三上宰相書不報時作全用燕相語事左傳季文子相君三世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皆命意所在下苦寒歌同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君何愛

重裘兼味養大賢冰食葛製神所憐填窗塞戶慎勿出暄風

暖景明年日

黃昏

屈原九章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夜半為期淮南天文訓薄於虞淵是謂黃昏

穉雨堂

昏飯牛宋玉九辨無衣裘以御冬今陽春魏志王昶

薄夜半恐遠死而不得見乎陽春重裘魏志王昶

若重兼味穀梁傳君大賢易鼎卦大烹魏武帝苦寒

表食不兼味大賢以養聖賢冰食魏武帝苦寒

廉葛製南史任昉傳昉子西暄風王融詩

長安交遊者一首贈孟郊新唐書孟郊傳郊字東野

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為忘形交按公撰貞曜先生墓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

試此蓋相遇於長安而作也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亦各有以娛陋室有

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悴且欲分賢愚

文史晉書張華傳家無餘財惟有文史高門史記騶奭傳齊王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

笙竽左思詩南鄰擊鐘榮悴潘岳閑居賦雖末士之

磬北里吹笙竽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

按郊集有長安羈旅行云十日一理髮每梳飛旅塵三旬
九過飲每食惟舊貧失名誰肯訪得意爭相親又長安道
云家家朱門開得見不可入高閭何人家笙簧正喧吸此
詩云貧富各有徒蓋以郊有怨誹之言故以此廣其意

孟生詩

云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此詩以其下第送之謁張建封於徐也貞元四年

建封鎮徐州李習之嘗以書薦東野有曰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他日爲執事惜之

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

百首宵

音奇

默咸池音騎驢到京國欲和去聲薰風琴豈識天子

居九重鬱沉沉一門百夫守無籍不可尋晶光蕩相射旗戟
翻以森遷延乍卻走驚怪靡自任舉頭看白日泣涕下沾襟
竭來遊公卿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萍蓬風

波急桑榆日月侵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嶮欵

音區

異質忌處

羣孤芳難寄林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
歸巢禽顧我多慷慨窮簷時見臨清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
採蘭起幽念眇然望東南秦吳修且阻兩地無數金我論徐
方牧好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德馨神所歆求觀衆邱小必
上泰山岑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
箴既獲則思返無爲久滯淫卞和試三獻期子在秋礎

江海士

莊子刻意篇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

古心

按郊詩有云詩

老失古心至今寒

古猶今

列子揚朱篇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

累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韓詩外傳聖人以已度人者也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

咸池

樂

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屈原遠遊騎驢後漢書向栩傳

張樂咸池奏承雲兮注咸池堯樂

不倫或騎京國江淹詩辨詩測京薰風琴家語舜彈五絃

驢入市國履籍鑑都壘薰風琴琴曰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沉沉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為王沉沉百夫書

吾民之愠兮者應劭曰沉沉官室深邃之貌百夫牧

誓千夫長無籍古今注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

百夫長色懸之官門案省相應乃得入焉三輔黃

圖官之門閣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得妄入新唐書百

官志司門郎中員外郎掌門闕出入之籍凡有名者降墨

勅勸銅魚墨晶光玉篇晶精光也自任蔡邕九惟文居處

契然後入廣韻晶光也自任浮剽無以自任

華簪陶潛詩聊軒冕莊子繕性篇不差參藝苑雌黃古詩

倒而理無害者如退之以參差為差參以瓊瓏為瓏瓏是

也漢臯詩話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之句

後人亦難仿效顧嗣立引胡渭云漢書揚雄傳和氏瓏瓏

與清傾嚮嬰成爲韻文選左思雜詩歲莫常慨慷與霜明

光翔堂爲韻是瓏瓏慷慨前古已有類倒押韻者非創自

公也按地天坤乾古已然矣元和詩人皆好顛倒如盧仝

佳雨堂

有榆擲白居易有摩揣大抵兩萍蓬潘岳西征賦飄桑榆

淮南天文訓曰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侵范蔚宗詩年進

士季肇國史補進士為時所尚久矣俊又實集其中嶮嶽

王褒洞簫賦嶮嶽歸孤芳顏延之弔屈原文物窮簷按方

其所引皆閩閩之窮簷此但謂窮居之屋簷耳採蘭東

補亡詩循彼南秦吳梁昭明太子啟暫乖語默頓隔秦吳

安吳東修阻蔡琰胡笳十八拍關徐方牧詩常武震驚徐

野所居修阻山阻修今行路難方云謂張建

也竹實詩卷阿箋鳳凰非梧泰山滄溟季斯諫逐客書泰

成其大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狃滯淫晉語

才翟十二年狐偃曰下和三獻韓子和氏篇楚人和氏得

戾久將底底箸滯淫

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別左足及武王即位又
賦之玉人又曰石也別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
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王使玉人理
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秋甚按李賀詩他日
秋焉試期也律字
與此確字皆便文

利劍

曹植詩利劍不在
掌結友何須多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無徒侶持用贈我
比知音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
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

耿耿

宋玉大言賦長
劍耿耿倚天外

無邪心

越絕書寶劍篇一曰湛盧二
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

五曰巨闕古今注吳大無徒侶前漢書東方朔傳今世之
帝有寶劍六三曰辟邪處士魁然無徒郭然獨居
何遜詩合知音古詩十九首不惜歌劍如雪魏文帝詩歌
岸喧徒侶知音者苦但傷知音稀

劍如雪

魏文帝詩歌
氏寶劍何爲

低昂白如積荀卿成相篇 讒夫史記荆軻傳 樊於期

雪利若秋霜揚雄太 劔鋒折趙國策 馬服君曰吳干之劔

腐心也且敗 劔鋒折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 決雲

玄其心腐且莊子說劔篇 變化吳越春秋 莫耶曰神化之物須人而成

上決浮雲干將曰昔吾師鑄劔 夫妻俱入冶爐中

今吾作劔不變左傳 不及黃

化者其若斯耶黃泉 泉無相見也

重雲一首李觀疾贈之陶潛詩 重雲閉白日

天行失其度陰氣來干陽重雲閉白日炎燠成寒涼小人但

咨怨君子惟憂傷飲食為減少身體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懼

非職所當藜羹尚如此肉食安可嘗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

芳且況天地閒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

天行易乾卦 天行健記月令 司天日月 失度班彪北征賦 夫何陰曠之

不陽兮嗟久陰氣賈誼旱雲賦陰咨怨書同命夏暑雨

大其平度前漢書叙傳職所當張衡同聲歌藜羹莊子讓王篇肉

食左傳曹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說苑晉獻公之時東

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獻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藜

食者尚何與焉對曰設使肉食皆一旦失計於廟堂之幽

上若臣等之藜食者寧得無肝腦墮地於中原之野乎幽

桂淮南小山招隱詩桂大運史記天官書其鸞鳳廣雅釋

鳳皇屬也埤雅釋鳥說文云鸞赤神高翔賈誼惜誓獨不

靈之精也鳴中五音一曰青鳳為鸞見夫鸞鳳之高

翔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韓云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俱

珍將如京師作序並詩以送之序云今天下之鎮陳留為大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然後為之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龐西公

飲錢於青門之外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沖天鵬翅闊報國劔鉞寒曉日驅
征騎春風詠采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羌池汴水

新唐書宦者傳劉貞亮本名俱文珍性忠強識義理平涼之盟在渾城軍中會變被執且西俄

而得歸出監宣武軍羌池謂在城軍汴水謂在晉軍

沖天

屈原九歌高馳今沖天

鵬翅闊

莊子逍遙

遊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劔鉞寒

魏文帝詩越氏鑄寶劔出匣吐寒芒忠

孝

漢書王尊傳尊遷益州刺史行部至邛笮九折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叱其吏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

尊為忠臣晉書潘京傳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耶京舉版答曰今為忠臣不

得復為孝子世說桓公入峽歎曰既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如何

按此詩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故為公諱也樊汝霖曾有此說然公奉董晉之命而作序文甚明非出己意況唐書

本傳稱其性忠強識義
理則其人或不必在

答孟郊

(王云)東野集有汴州別韓愈詩此詩未見贈
答之旨但名聲暫羶腥句似指郊得第以後

按郊擢第即東歸
此在汴所答也

規模背時利文字

覷

七慮切

天巧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纒

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朝餐動及午夜諷恒至卯名聲暫羶

腥腸吐鎮煎煖古心雖自鞭世路終難拘

於絞切

弱拒喜張臂

猛拏

女加切

閒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敲

五巧切

覷

(廣雅釋詁)覷視也

餘酒肉

(史記霍去病傳)重車餘葉梁肉而士有飢者

春思亂

(鮑照詩)秋

心不可盪春思亂如麻

攪

(詩)何人斲

夜諷

(吳越春秋)越

王朝

羶腥

(莊子)

徐無鬼篇)蟻慕羊肉羊肉

腸肚

(釋名)腸暢也通暢胃氣

去滓穢也

(廣韻)肚腹肚煎

煎

煬

廣雅釋詁

煎煬曝也爾雅釋

鞭

云鞭字蓋用莊

草郭璞注

稀首可以煬蠶蛹

子

從其後而鞭之拘

渾天儀拘

縮爪

古諺將奮者足

誰扶論聲類賈誼論積

去其半

而敲其骨說

文敲齧骨也

古風

余云安史亂後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

廷不貢往往而是故託古風以寓意觀詩意當在德

宗之世與烽火詩意相表裏云顧嗣立曰胡渭云幸

時不用兵此必貞元十四年以前作十五年

年則吳少誠反而大發諸道兵以討之矣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感矣乃尚可以生彼州之

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

湯湯

音商

曷其而歸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

蹙

詩節南山我瞻四

去汝

詩碩鼠逝將去

違

論語棄而違

方蹙蹙靡所騁

四

汝適彼樂上

之違避去也

也

也

湯湯

書堯典湯湯
洪水方割

曷其而歸

書五子之歌嗚呼
曷歸予懷之悲

聊樂一日

詩山樞且以喜
樂且以永日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

新唐書楊凝傳凝字懋功宏
農人遷右司郎中宣武董晉

表為判官晉卒亂作凝走還京師闔門三年拜兵部
郎中以痼疾卒云公時與同佐董晉凝自汴朝

正於京以詩送時貞
元十四年十二月

天星牢落雞喔咿

伊音握

僕夫起餐車戴脂正當窮冬寒未已

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期待從

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歸何時

牢落

司馬相如上林賦牢
落陸離爛熳遠遷

喔咿

屈原卜居喔咿嚅唳李白
雄子班曲喔伊振迅欲飛

鳴僕夫

詩出車召彼僕
夫謂之載矣

戴脂

詩泉水戴脂戴
牽運車言邁

會朝元正

傳

奕朝會賦采秦漢之舊儀肇元正之嘉會新唐書禮樂志
皇帝元正受羣臣朝賀而會前一日有司設羣官客使等
次於東西朝堂又上宰謝靈運詩上虛位任昉爲蕭揚州
設諸州朝集使位上宰奉皇靈進士表養素邱

園台階
虛位

忽忽

明漢書司馬遷傳居則忽忽若有所亡王褒傳

苦忽忽善忘不樂按舊唐書董晉傳行軍司馬
陸長源好更張云爲務從刻削判官孟叔度輕佻好
慢易軍人皆惡之晉卒後未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
叔度等此詩作於晉未死之前蓋逆知亂本之已成
而義不可去故其自憂如此以下諸詩皆貞元十五

作年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音大
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
是非得失付閑人

長翮大翼

晉書陶侃傳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述異記王次仲變蒼頡書為隸書秦始皇遣使徵之不至

始皇怒檻車囚之路次化為大鳥出車飛去至西

山乃落二翮一大一小遂名其落處為大小翮山如雲莊

道遙遊怒而飛其乘風南史宗愨傳叔父少文問其所

翼若垂天之雲乘風志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振

奮司馬相如上林賦振鱗奮翼六合莊子齊物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

八方是非得失阮籍詩是非得失

汴州亂

王云汴州自大歷後多兵董晉卒行軍司馬陸長源總留後事八日而軍亂殺長源等監

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逸準使總後務朝廷從

之賜名全諒公是時已從晉喪出汴四日實貞元十

五年二詩蓋譏德

宗姑息之政云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健兒爭誇綬留後連屋

累棟燒成灰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天狗

史記天官書天狗狀如犬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其地方千里破軍殺將又吳楚七國叛逆彗星

數丈天狗

聲如雷後漢書天文志大流星如缶有聲隱隱如雷者兵將怒之徵也健兒

府折揚柳歌辭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唐六典兵部郎中條下云天

下諸軍有健兒注舊健兒在軍皆有年限更來往開元二十五年勅自今以後諸軍鎮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健兒長住邊

軍者每年加常例給賜

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

大馬

莊子讓王篇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鐵論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坐者起乘

者下

古今注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

贈河陽李大夫

按舊注謂李大夫是李芄此詩乃大歷十四年隨嫂歸河陽時作時年十

二引公自言十三能文為証穿鑿附會其說難通據此日足可惜詩假道經盟津主人願少留云云與詩語無不脗合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五年三月以河陽三城節度使李芄為昭義節度使則汴州亂時芄正為河陽此詩乃贈芄之作無疑

四海失巢穴兩都因塵埃感恩猶由未報惆悵空一來衰破

氣不暖馬羸鳴且哀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摧

巢穴

後漢書龐公傳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龜鼈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舍行止亦人之

巢穴

按班固有兩都賦鮑照詩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新唐書地理志上都初曰京城天寶元年

也

曰西京至德三載曰中京上元二年復曰西京肅宗元年曰上都顯慶二年曰東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神龍元年復

曰東都

天寶元年曰東京上元二年復曰東京肅宗元年復為東都塵埃屈原漁父篇安能以

之塵

未報前漢書劉向傳況重以骨肉馬羸古樂府幽州

黃耒起
羸馬

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

按舊唐書張籍傳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為古

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如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微之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又按新唐書張籍傳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仕終國子司業舊書云卒於水部非也又按唐中書舍人張洎編次司業集云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渤海公下及第與韓集中吳郡張籍之說合則又非和州人也云籍常為公所薦送貞元十五年公時在徐籍往謁公未幾辭去公惜別故作是詩以送之以下皆

在徐州作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捨酒去相語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欲

往不得行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維時月魄死冬日朝在
房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
聽其說往往副所望孔邱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
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爲常少知誠難得純粹古
已亡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爲長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
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
電魚驚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謬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
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闕音缺相拜送於
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諒知有所成人事
安可恒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哀情逢吉語

尚恍難爲雙暮宿偃師西徒展轉在牀夜聞汴州亂遠壁行
徬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嬌
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
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
趨彭城從喪朝至洛還走不及停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岡
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願少留延入陳壺觴卑賤不
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平明脫身去決
若驚鳧翔黃昏次汜說文詳里切左傳注音凡水欲過無舟航號呼久乃
至夜濟十里黃中流上灘渾音但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沓星
宿爭翻芒棘馬躡躅鳴左右泣僕童甲午憇時門臨泉窺鬪

龍東南出陳許陂澤平茫茫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

不達人角

音谷見集韻

角雄雉鳴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

步隄岸上船拜吾兄誰云經艱難百口無天殤僕射南陽公
宅我睢水陽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窗戶忽
已涼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爲久辛苦多所經對
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
子宦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李翱觀濤江蕭條千萬里會合
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
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高爵尚可求無爲守一鄉

孟君

指東野

相府

董晉罷相後爲宣武軍節度表公爲觀察推官故曰名屬相府

月魄死

書武

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前在房記月令孟冬在房百家前卿成

漢書律歷志死魄朔也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莊子天下詭怪何遜詩詭披猖

篇屈原離騷何祭封之昌披南史褚照長老史記五帝本紀

傳彥回少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長老贊長老皆各往

往稱黃帝堯舜之少知賈誼治安策因使少純粹精也

處風教固殊焉夜光蔡邕漢津賦明珠胎於靈蚌兮夜

衆夫後漢書邊讓夜光光潛乎玄洲述異記南海有明珠

可以鑑謂州家吳志太史慈傳慈仕郡奏曹會郡與州有

之夜光之因通郡章州家更有章不舉進士新唐書選舉志每歲

復見理由是為州家所嫉舉進士仲冬州縣館監舉其

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

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

豆備管絃牲用少選試云汴州舉進士公為考對策前

牢歌鹿鳴之詩選試官試反舌無聲詩籍中等對策前

書蕭望之傳注師古曰對策者顯問以政章句前漢書揚

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章句前漢書揚

雄傳雄少

而好學不

相公

王云指董晉

工席

儀禮鄉飲酒禮堂廉東上

注

工布席也樂闕

記文王世子有

拜送

記鄉飲酒義賓出主人拜送

盛名

季固遺黃瓊書盛名之下其實

難

高第日

史記儒林傳一歲皆輒試其高第可爲郎中者太常集奏孫云貞元十五年高郢知舉籍登第

是歲二月晉卒

吉語

漢書陳湯傳不出

愴

屈原遠遊招愴愴而永懷

公護其喪行

偃師

新唐書地理志偃師畿縣屬河南道按董晉本盧鄉人公送喪歸至河中故宿偃師西也

留妻子

按陳俱云晉堯隨晉喪出四日而汴州

亂公家在園中尋得脫下

雅釋詁

嬌女

左思有

絕乳

古樂府前溪歌

彭城

新唐書地理志徐州

丁當也

嬌女

嬌女詩

絕乳

李斯嬌兒乳

彭城

新唐書地理志徐州

彭城郡屬河南道

孫

假道

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

假道

于陳以聘于楚

左傳

華元

曰過我而不

盟津

史記索隱曰

澗岡

鮑照詩岡

軍門

左傳

假道鄙我也

盟津

史記索隱曰

澗岡

鮑照詩岡

軍門

左傳

趙穿當

顛且僵

左傳杜回躓而顛

主人

陽節度主人謂

軍門

左傳

軍門呼

顛且僵

漢書行觸寶瑟僵

主人

陽節度主人謂

軍門

左傳

軍門呼

顛且僵

漢書行觸寶瑟僵

主人

陽節度主人謂

軍門

左傳

軍門呼

顛且僵

漢書行觸寶瑟僵

主人

陽節度主人謂

軍門

左傳

也

絲竹

蘇武詩絲竹厲清聲

轟轟

北史李元忠傳轟轟大樂

決

莊子逍遙遊我決起而飛捨榆枋

十里黃

漢書地理志陳留黃溝

灘渾

爾雅釋水出注今河中呼水

又渾沙

為潭舊唐書李光弼傳河西派貫於三城之閒

地理通釋河陽三

城其中城曰中潭黃河西派貫於三城之閒秋水汎溢時

南北二城皆有潘足之患唯中潭屹然如故

驚波

王粲浮淮賦飛驚波以高驚

合沓

鮑照詩瀾漫潭

洞波合沓

轅馬

李陵錄別詩轅馬顧悲鳴

躡躅

易垢卦巖豕孚躡躅

甲午

按甲午為是年

二月乙亥朔甲

時門

左傳鄭大水龍闔于時門

注時門鄭城門也

陂澤

風彼澤之陂

吾兄

洪云公有三兄皆早世見於集中者百雲卿之子俞紆卿之子炭皆公從兄

口

列子說符篇利供百口晉書周顛王導呼顛曰伯仁以百口累卿

南陽公

謂張建封也詳見後詩

睢水陽

祝云公與孟東野書云主人與余有故居余於符離睢上即此也

連延

枚乘七發蒲伏連延

古注連延

宦遊

漢書司馬相如傳王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

禹穴

史記太史公自序上會稽

探禹濤江即浙江越絕書銀風狂方作狂風朱子曰方亦

作風狂語

勢猶健

六一詩話退之工於用韻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

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譬如善馭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洪云此詩雜用韻又疊用韻云此詩與元和聖德詩多從古韻讀者當始終以協聲求之非所謂雜用韻也押二

光字二城字二鳴字二更字二狂字胡仔謂退之好重疊仄韻以盡己之意蓋不恤其爲病也

顧嗣立曰俞琰云古庚陽二韻原自通觀鹿鳴采芑之詩自見卻非俗說通用轉用之例也其入東韻者桑中之詩

亦然少陵飲中八

仙歌嘗疊用韻

按此篇用韻全以三百篇爲法如楚茨濟濟蹇蹇一章蹇羊嘗亨將妨明皇饗慶疆是庚陽二韻也瞻彼洛矣末章

決同邦是陽東江三韻也。鳧鷖首章，涇寧清馨，成是庚青二韻。旁及侵韻也。四章，濼宗降崇，是東冬江三韻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此詩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蓋古韻本然耳。至於疊韻，亦非始於老杜。自老杜以前，焦仲卿詩疊用甚多，而亦本於三百篇。如七月第五章，九月在戶，塞向瑾戶，皆韻也。伐木首章，用兩聲字。正月第三章，用兩祿字。十月之交，第六章，用兩向字。卷阿末章，用兩多字。彼皆短篇，猶用疊韻。至商頌，那一章二十二句，而連用三聲字為韻。烈祖一章二十二句，自既戴清酤以下，亦用庚陽為韻。凡押二疆字，二將字，論者讀韓詩則震而驚之，讀詩經則習焉弗察，何也？又按史記龜策傳，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一段，凡二十六韻，雜用東江陽庚元寒先真諸部，問見錯出。如歐陽子所謂乍離乍合者，是此用韻之祖也。洪景伯隸續謂本漢平輿令薛君碑銘亦是，但碑為延熹闕文，又未必不因史記至疊用韻。焦仲卿詩後又有陳思王棄婦詞等篇，顧寧人曰：知錄言之，然未言三百篇亦疎。

贈張徐州莫辭酒

舊唐書張建封傳建封字本立兗州人慷慨負氣以功名為己任貞

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又禮賢下士文人如

許孟容韓愈
皆爲之從事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
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爪牙

詩析父子王之爪牙諸葛亮
心書勇悍善敵者爲爪牙

按公以二月暮至徐此云春雷三月不作響舊唐書德宗
紀貞元十五年三月甲寅吳少誠寇唐州殺監軍掠居民
千餘而去未聞建封有請
討之舉故以大義動之

齷齪

按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五年
初七月鄭滑大水公時在徐

齷齪

初六切

當世士所憂在饑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

平聲

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沈

音九

瀾妖姬

坐左右柔指發哀彈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爲歡秋陰欺白日

泥潦不少乾河隄決東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
其端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闐闐披腹呈琅玕致
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齷齪

史記文殖傳其民齷齪

當世士

漢書司馬遷傳羞當世之士

汎灑

馮衍顯志賦決汎灑

而雨

柔指

詩碩人手如柔荑

哀彈

潘岳笙賦報張女之哀彈

感激

阮籍

詩感激

生憂思不少乾

宋玉九辨皇天淫溢而秋

河隄決東郡

史記

河渠書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濟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

驚寒之舊唐書地理志滑州隋東郡武德元年改為滑州

湍

潘岳詩驚湍激岩阿

諫諍官

漢書鮑宣傳何武薦宣為諫大夫

闐闐

屈原離騷吾令帝闐闐開關兮倚閭闐而望于闐闐

常上書諫爭曰臣官以諫爭為職

琅玕

書禹貢厥貢

沐泗交流贈張僕射

王注貞元十五年公在徐州張建封募沐水徐之西泗水徐之

南故以名篇云公集有諫張僕射擊毬書此詩云
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蓋諷之也按張

有酬韓校書愈打

毬歌即酬此詩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繚逶迤擊鼓
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公早結束來何爲分曹決勝
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音弗黃
金羈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遙散漫兩閑暇
揮霍紛紜爭變化發難得巧意氣羸呼官切謹呼官切聲四合壯士呼
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
莫走須殺賊

築場

詩七月九月築場
圃此但築馳場也

短垣

吳語君有短
垣而自踰之

樹赤旗

新唐書
禮樂志

凡講武擊鼓舉赤旗為銳陣

結束

古詩十九首何為自結束

分曹

宋玉招魂並進道相迫些

黃

金羈

吳筠詩白馬黃金羈

側身轉臂

顧嗣立曰按曹子建白馬篇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杜詩走

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搦旗詩意本此

馬腹

左傳伯宗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霹

靈

南史曹宗傳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絃作霹靂聲箭如絳鸞叫

神珠

王邕內人蹋毬賦毬體兮

似珠起遙

宋玉九辨超道遙今今馬薄廣雅釋詁超遙遠也

散漫

謝惠連雪賦其為狀也散漫交錯

揮霍

張衡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曹植七啓凌躍超驤蛇蟬揮霍

發難得巧

顧嗣立曰發難得巧

即雜帶箭所謂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是也舊注難作去聲引張良發八難解大謬

按擊毬亦武事之一劉向別錄斃費兵勢所以陳武事也

唐時有毬場憲宗嘗問趙宗儒人言卿在荊州毬場草主何也此蓋問其軍政不修宗儒不知對曰死罪有之雖然

草生不妨毬子往來上為之啓齒此唐時武場擊毬之明証也此詩規之似失事宜但此時吳少誠已阻朝命則講武者不止於此故未有殺賊之語若後來裴度平蔡則贈

詩勸其鐘鼓
亦清時矣

雉帶箭

王云此詩公佐張僕射於徐從獵而作

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
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
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

墮

火燒

世說顧愷之曰火燒平尔無遺燎

出復沒

梁武帝詩出沒看飛翼方本作伏欲沒朱子曰雉出

復沒而射者彎弓不肯輕發正是形容持滿命中之巧毫釐不差處改作伏欲神采索然矣盤馬鄧粲
王湛就蟻封盤馬世說杜預之荆州朝士悉祖揚濟不坐而去和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閭騎
彎弓阮籍詩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勁箭司馬相如子虛賦左烏號加

詩弋言加之子虛賦雙鶴下玄鶴加決起莊子逍遙遊蜩與鷲鳩笑仰笑楚

策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兒躄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

一發而殪王抽旃挽抑兒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

也五色爾雅釋鳥雉五采離披宋玉九辨卷離披此

皆備成章曰聲梧秋注離披分散也

嗟哉董生行王云董召南壽州安豐人公嘗有送董

志於有司而此詩叙其孝且慈如此按送董召南序

當在憲宗之世故云明天子在上凡昔時屠狗者皆

可出而仕矣此詩云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在

董生未應舉之時大抵徐州所作徐與壽相近故稔

聞其行義如此狗乳一段即公文中記北平王家猫相乳之意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

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
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
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
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去出求食雞來哺薄
切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躅久不
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
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

儔

桐柏山

書禹貢導淮自桐柏注桐柏山在淮揚之東水遙

遙

左傳童謠曰遠哉遙遙肥水水經肥水出九江成德壽州新唐書

遠哉遙遙

肥水

水經肥水出九江成德

壽州

新唐書地理志

壽州壽春郡本淮南郡天寶元年更名領安豐新唐書地理志安豐

縣五壽春安豐盛唐霍邱霍山屬淮南道後漢書百官志外十有二問起居

黃肥陵二縣入焉刺史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

按此三字雖出後漢書岑彭傳而問父母者則自文王世子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今日安否何如云云與晨昏

定省者同兵時無起居甘旨記內則慈不感感漢書揚雄傳不感感

賤於貧狗乳北史孝義傳郭世雋家門雍陸七世同居哺書

東方朔傳聲警蟲蟻史記五帝本紀淳化鳥獸警者鳥哺蟻也錄別詩寒裳路曲翼覆詩生民鳥無與儔宋子曰上句誰

之詞也此句云無與儔而決之之詞也

按雞狗一段形容物類相感其說理本易中孚信及豚魚其行文設色又用史法李廣射虎蘇武牧羝細碎事極為

鋪張此所謂人所應有我不必有人所應無我不必無也然其實總在三百篇如我徂東山歎岵士卒三年未歸者

正言不過一二而瓜敦媚耀鶴垤鹿場媿媿言
漢樂府猶得此法如上留田之瓜蒂是也

鳴雁

王云公在徐州與孟東野書有曰去年脫汴州之亂遂來於此主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雖上

及秋將辭去云云主人謂建封公在徐不得志見於書與詩者如此按十五年秋欲去而被留以職事然去志已決明年夏即去徐居洛不待秋矣

嗷嗷鳴雁鳴且飛窮秋南去春北歸去寒就暖識所依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梁微毛羽摧落身不肥徘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舟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草長沙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惠性匪他凌風一舉君謂何

嗷嗷

詩鴻雁章鴻雁于飛哀鳴嗷嗷

鳴雁

詩雅雁鳴雁

窮秋

鮑照詩窮秋九月

天雨

秋南春北

管子桓公曰鴻雁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

風霜

鮑照代鳴雁行

為稻梁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毛羽

摧落古樂府豔歌何嘗行吾羽何摧頹徘徊反顧

屈原遠遊乘羣侶豔歌何嘗行洲渚屈原九章望

閒維以反顧羣侶洲渚大河之洲渚網羅鮑

空城雀詩凌風楚國策奮其六一舉史記留侯世家上

飛畏網羅舉千

鷲驥唐本有贈歐陽詹字或作鷲驥吟示歐陽詹

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

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與愈友善詹先

為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

四十餘按公為歐陽生哀辭云十五年冬余以徐州

從事朝正於京師詹將

舉余為博士不果上

鷲驥音

誠齋音

促

市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價微良易酬

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
騏驎生絕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爲留
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邱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
飢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爲御曠世不可求
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輅
因言天外事茫一作恍或作荒方云詹集作恍古慌與茫通
惚使人愁騶駘謂騏驎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用
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驎不敢言
低徊但垂頭人皆劣騏驎共以騶駘優喟余獨興歎
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商聲謳

騶駘

宋王九辨卻騶駘而不乘今策騶駘而取

齧齧

司馬路相馬經凡相馬之法先除三歲五騶

雞蜀父老豈一斗水莊子外物篇君豈有一束芻詩白駒

持委瑣齷齪東騏驥屈原卜居寧與騏驥亢絕域李陵答蘇武匹儔古

府傷歌行悲市門齊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人有駿馬欲

言古今注闕市萬邱潘岳懷舊賦前瞻玉山禾西山經玉

垣也闕市門也母所居也又海內西經昆侖之墟高萬仞醴泉記禮運天

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注木禾穀類也醴泉降膏露地

出醴泉白虎通穆天子史記秦本紀周穆王得驥温驥

泉者美泉狀如醴歸裴駟曰郭璞紀年穆王十七王良韓子王良佐轡則身

年西征於昆侖邱見西王母王良不勞而易及輕獸張

晏曰王良造父屈原九章勒驥而更駕今造父為我操

郵無郵也造父之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

繆王以趙挾翰左傳穎考叔挾翰以天外事楊雄羽獵賦

城封造父挾翰走杜預曰朝車轅也天外事木仆山還

石天外拾遺記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

至曰臣少時躡虛卻行日遊萬里及其老也坐見天地之

外茫惚

司馬相如上林賦茫茫恍惚淮南原道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恍惚朱

子曰古書如荒忽茫忽之類皆一字也意義多相近

通塞

易節卦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垂頭

鹽鐵

驥負鹽車垂頭

同心

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商聲謳

莊子讓王篇曾子曳綆而

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贈族姪

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胸中作書獻雲關辭家逐秋蓬歲時易
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
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瀆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
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
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我語非佞當爲佐時雍

按某注藍關詩引此詩以作証佐於第十卷中既嘗辨之矣此詩更與藍關之事無涉探妙知天工者不過如星士之言故云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也詞淺意陋或非公作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韓滂墓志云滂祖諱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

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居舍人會後未任而死有二子曰湘滂按祭十二郎文云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十二年郎即老成也取孥之行在十四年至十六年春則三年不見矣我祖京師不遠其還謂朝正畢即歸也此乃自京寄懷之作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

音

三年不

見今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東流蔡琰胡笳十八拍河水東流今心是思十六國春秋

陬

說文陬阪隅也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

兮使我心苦采蕨於山緡音民魚於泔我徂京師不遠其還

東注

詩有聲豐浦廣韻風土記大水采蕨詩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緡魚

詩何彼穠矣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六韜緡隆

我徂京

師

公羊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歸彭城王云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貞元十五年冬余為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而此詩曰歸彭城

則明年自京歸徐也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許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年關

中旱閭井多死饑去歲東郡水生民為流屍上天不虛應禍
 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剝肝以為紙瀝血以書
 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音威
 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瘕緘封在
 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師屢陪高車馳周行多俊異議
 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
 蠟音義歸來戎馬閒驚顧似羈雌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乘
 閑輟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酌酌君知我為誰

兵動新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五年三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反九月宣武河陽鄭滑東都汝成德幽州淄青
岳博易定澤潞河東淮南徐泗山南東西鄂岳軍討吳少誠十二月諸道兵潰於小澗河 訐謨者誰子

詩抑訐謨定命新唐書宰相表貞元十四年七月壬申趙

儒罷工部侍郎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崔損為關中旱新唐書德宗紀貞元十四年冬無雪

門下侍郎關中旱四年冬無雪哀師饑閭井左傳子產

章陶井不虛應後漢書順帝紀咎形墀班婕妤自悼賦李

有伍肝瀝血拾遺記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閱金壺

及金壺汁盡二人列歲鞋陸機文賦紛歲鞋以食芹列子

心瀝血以代墨焉駟選善注歲鞋威貌揚朱

篇宋有田父曰負日之暄以獻吾君里之富室告之曰昔

有甘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豪取而嘗之誓於口慘於腹

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嵇康與山濤絕交書野人有快炙

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以疎矣

緘封班婕妤孺素賦書既封骨髓董仲舒賢良高車古詩

而重題詩已緘而更結骨髓董仲舒賢良高車古詩

駟馬帶周行左傳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詩俊異任昉

傾覆士詔思求俊左傳楚文王謂鄭申侯曰惟吾去毛皮

異協贊雍熙瑕疵左傳楚文王謂鄭申侯曰惟吾去毛皮

知汝余取余求不汝瑕疵也

左傳說射曰皮之

熾

法言熾可抵乎

戎馬

左傳范文子立戎馬之前

不存

毛將安傳

羈雌夜乘七發暮則羈雌迷

醑晉書山簡傳山簡出爲征南將軍鎮襄陽時有

童子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幽懷

或此詩編年無可明据但以我歌君子行揣之

入夜歸之不可則於其某條有不相合者故感春鳥和鳴而自酌自吟歎人之不如鳥也題曰幽懷蓋有

不可明言者歟

幽懷不能寫行此春江潏適與佳節會士女競光陰凝粧耀

洲渚繁吹

尺僑切

蕩人心閒關林中鳥亦知和爲音豈無一鐫

酒自酌還自吟但悲時易失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視古

猶視今

江潯

淮南原道訓江潯海裔

士女

詩溱洧維士與女宋玉招魂士女雜坐

蕩

人心

枚乘七發陶陽氣蕩春心

閒關

詩車臺閒關車之臺兮水經注時禽異羽翔集閒關

自吟

顏

家訓文章篇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

時易失

漢書荆通傳時者難值而易失

君子行

按古樂府

有君

古猶視今

莊子知北遊篇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古猶今也

贈鄭兵曹

時通誠為副使公為其軍從事樽酒相逢

在其時歟白樂天哀二良云祠部員外郎鄭通誠此云兵曹所未詳也按舊唐書張建封傳十六年五月

建封卒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事軍亂殺通誠此詩作於將去之時故有戲鱗委翅之語見機可謂早矣

凡人歷官不一兵曹祠部互見未足為疑也

樽酒相逢十載前君為壯夫我少年樽酒相逢十載後我為壯夫君白首我材與世不相當戢鱗委翅無復望當今賢俊

皆周行君何爲乎亦違違杯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過

酒

壯夫

曲禮三十曰壯法言壯夫不爲也按公去徐時

戰鱗

屈原九章漁父鱗以自

賢俊

顏氏家訓勉學篇漢時賢

違

列子楊朱篇違違爾競一

杯行

王粲詩合坐同所

樂但慙杯行遲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一